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4

75781/2180.1(4)



皇帝制曰朕臨御天下四十餘年宵旰不遑勤求作  
理凡吏治之淑慝民生之休戚無晷刻之頃不切  
于懷比歲以來利興弊革隨事剔釐蒸蒸然有治  
平之象康樂之風矣然而官方猶未盡飭習俗猶  
未盡淳訟獄猶未衰止豈久道化成之難期歟抑  
有司奉行者之不力也從來治有大體貴在適中  
若或矯飾以邀名深刻以表異雖復矢志潔清而  
民不被其澤豈非務綜核則人受煩苛之擾尚寬  
平則人蒙休養之福其何法以激勸之歟夫閭閻  
之風俗世道之淳漓繫焉風俗厚則仁讓之教興

合佛大  
不遑勤求  
作



風俗偷則器凌之氣熾今欲使家敦孝弟戶勵廉  
隅共勉爲忠厚長者之道而恥爲非僻浮薄之行  
宜何術之從也至於刑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  
止奸安全良善者也若乃飾辭周內輕重失平又  
或恣意濫刑無辜罹罪朕甚痛之每當法司奏讞  
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欲聽獄之吏體朝  
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於刑措何道而可  
夫利治純而不雜則民心感而易從習俗厚而靡  
爭則刑罰清而不濫事有相因理本一致爾多士  
誦習詩書講明久矣其悉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式丹

臣對臣聞帝王之錫極垂模化成天下也經綸  
布而建太平之基則願其享太平於有永惠澤  
敷而培曆數之本則願其綿曆數於無疆夫太  
平之所以長享而曆數之所以久綿者蓋萬方  
已治而益求其治兆姓已安而更貽以安此其  
宰化者誠密而垂裕者誠遠也當其經營於未  
治咨儆於未安必有以肅官箴焉必有以移風  
俗焉必有以釐刑章焉迨已治已安之後天下  
已無不奉法之官而第恐其奉法之餘或好爲



異而不協於中天下已無不率教之人而猶恐  
其率教之後或率乎習而未歸乎淳天下已無  
不受矜恤之民命而第恐朝廷矜恤之恩或操  
其權者未盡體其意惟一人之神明默運於其  
先而建中表範者爲臣民受治之原斯一代之  
矩範昭垂於其後而承流宣化者有上下咸宜  
之理由是吏治澄清民風丕變卽以致刑措而  
集体徵太平之鞏固曆數之久長端在乎此矣  
欽惟

皇帝陛下

元善統天

太和育物

鴻鈞齊乎覆載聲靈遐振多方久慶昇平

寶算富於春秋福祿來同寰宇共登仁壽

文德與武功並懋烽燧寧而琪球集惟聞詩書羽

籥之風

睿資借聖學交隆箴銘列而圖史陳更兼翰墨篇  
章之美

軫恤徧乎九州四海發粟蠲租頒恩肆赦必使萬  
物得所而後愜於懷



謨烈貫乎千禩億年巡河峇岳勸學省耕但覺庶績允釐而可垂爲法

治已進於唐虞夏殷周之治而猶不自暇逸旰而食宵而衣勞一已以安兆民童叟咸知謳頌

心常洽乎侯甸綏要荒之心而遂大被生成存者神過者化迓天和以昌國祚歲時正樂舒長蓋德廣功崇之世固已羣沐乎純熙而詣極求全之圖猶復不忘於

聖慮乃進臣等於

廷而咨以官方之未盡飭習俗之未盡淳訟獄之未盡衰止豈非治益求治安益求安之至意乎臣愚以爲未治而求治未安而求安者帝主之事功也已治而如未治已安而如未安者聖人之心體也我

皇上既備帝王之事功而復運聖人之心體其於澄吏治淑世風恤民命殆所謂標正而影自隨源深而流自遠者乃奉行或有未力寧非有司之過歟伏讀

制策曰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矯飾以邀名深刻以表異雖矢志潔清而民不被其澤大哉



王言真有見於官方之重係乎民也夫潔清自治固亦爲臣之所宜然平日讀書稽古一旦居官而以貪墨聞此下愚不肖之事稍有志節者忍爲之乎士大夫報

國庇民期待甚遠豈但不受苞苴足畢乃事乎乃或以此悻悻自矜恃情紛擾賣直沽名斯其見甚小而所就者必不遠矣且夫好名立異之人其居心必苛而民之不免於罪戾者多矣其遇事太覈而民之得蒙其容保者鮮矣彼汙吏剝民固不足道乃儼然負潔清之名而至以好名

立異爲貽患生民之端可不重自省耶是當仰思

皇上之訓寬以容人平以處事無逞才於綜核無肆志於煩苛安靜樂易與民休息則良吏之風卽昇平之象矣伏讀

制策又曰風俗厚則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囂凌之氣熾將使家敦孝弟戶勵廉隅勉爲忠厚長者之道而恥爲非僻浮薄之行此尤化民成俗之大機也蓋天下之太平久矣開創之世兵戈未戢或有囂凌今四方久靖德化久孚於此去囂



凌而歸仁讓直易易耳夫孝弟為百行之原未  
有人人自致於孝弟而風俗猶不長厚者也廉  
隅為立身之大未有人人自飭其廉隅而風俗  
或猶有浮薄者也我

皇上頒行

聖諭教澤深廣又方

詔旌孝子順孫嚴禁誣害善良所以率勸風俗而返  
之淳古者其道甚備惟在有司實心奉行訓飭  
有素勸戒有方民非無良安有不歸於仁柔退  
讓者乎抑臣聞古有孝廉之科今雖不立其名  
而未始不可行其實為有司者能表孝獎廉特  
加優異以為閭閻之倡其於轉移風俗或未必  
無補也伏讀

制策又曰法司奏讞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茲  
欲聽獄之吏體

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刑措此真

皇上生天下之心天下久已共見之矣而聽獄之有  
司或飾詞周內輕重失平或恣意濫刑無辜罹  
罪誠有如

皇上所洞見者夫人臣奉職無在可以飾詞而况人



命至重刑獄至慘顧可以飾詞讞決乎斯民不幸有犯視有司之一言爲重輕而乃自任意見或受人囑託甚或私通賄賂遂至飾詞周內其咎雖有差等要其違心而棄理則一也至於有司之臨民非可恣意自爲而刑辟之際尤爲不可者刑之而當我旣無憾而彼亦甘心刑之不當彼縱隱忍而我心竊疚况乎恣意之刑必無一當可知也夫遇

至德之主而不能循理恤民弼成刑期無刑之治其咎豈可追耶易曰明慎用刑明則能詳慎則能酌誠體

皇上詳酌再三之意而治獄必得其情無飾詞以定罪用刑必審其當無恣意以行私則庶司皆臯陶而協應於

今日如天好生之堯舜豈非至治之軌歟臣竊觀是三者皆在

皇上萬幾措注之中而獨諄切而弗釋者凡皆迫於爲民耳

皇上以是倡之羣臣以是應之上而督撫下而郡邑皆平易之治無苛擾之端則休養弘矣聚之都



邑散之郊野皆長厚之風無偷薄之俗則教化  
廣矣大之重案小之輕刑皆平允之情無冤濫  
之獄則和氣流矣要之吏治不雜而民俗自淳  
民俗既淳而刑罰自省是三者又有相因以致  
之理焉而總本諸

皇上爲民之實心以致之將見和寧播於千百國而  
山陬海澨荷其恩昌熾貽於億萬年而重禧積  
慶被其福請得載筆而颺盛美傳之永永無窮  
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趙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丕冒乎天下  
之心而後臣工則效得其和平之象以遊於寬  
大之天必有鼓舞乎天下之心而後上下同流  
與其仁讓之風以底於化成之道必有休養乎  
天下之心而後普天共慶被其汪濊之澤以躋  
於仁壽之中以飭官方則羔羊素絲委蛇中度  
也以勵民俗則禮義廉隅優游自得也以期刑  
措則三宥肆赦載道嗷呼也是唯與天地同其  
高厚無疆之理故立政有體致治有方如四序



五行自偏其施生之德抑唯與父母同其愷惻  
不忍之仁故人無不愛物無不育如含飴顧復  
自誠其保赤之懷由是吏道純而民生厚民生  
厚而教化行教化行而刑罰中刑罰中而陰陽  
和寒暑以時風雨以節兩間之內被潤澤而大  
豐美四海之大沐盛德而上春臺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無不畢至則王道成矣此自唐虞三代  
以至於今時際雍熙治臻隆理未有不由茲也  
欽惟

皇帝陛下

乾符乘六

泰運涵三

表文德於詩書擁右史左圖而作聖

著武功於干羽集南琛西賚以來王

奏成天平地之勲黃淮運掌上千古獨闢其神奇

舉問俗省方之典青兗置懷中萬姓均沾乎膏潤

詔蠲租赦罪詔復職覃封重以祭告奠河嶽之神

澤厚仁深允矣幽明之共治

命舉孝興廉命求賢敬老復以徵聘召山林之士

風移俗易誠哉才德之兼收



膺五福而順五行雨暘寒燠罔非壽世之休徵而  
經綸化育之神浩浩肫肫唯在誠而無倚  
備九如而臨九有山阜岡陵盡是宜人之戩穀而  
成功文章之盛巍巍蕩蕩總以大而難名  
帝德已純於不息

帝業已普於無垠乃猶

聖不自聖治愈求治進臣等於

廷而詢以官方習俗訟獄衰止之道臣愚何足以  
知之然而遭遇

清時臣之幸也對揚

休命臣之願也敢不竭其一得以抒拜獻之先資乎

夫吏治之難也不難於徇名而難於責實徇之  
以名則名之所托者卽沽譽失實之官責之以  
實則實之所效者未必非泊處無名之吏無名  
者拙於自見而失實者巧於自呈也我

皇上至聖如天大智如神留心吏治凡封疆大吏以  
及郡縣親民之員或在任使或在陞遷一一斷  
自

宸衷而復加之以勉勵申之以

聖訓一時師濟之風大小相維法廉相化可謂明良



一德矣而

制策猶謂矯飾以邀名深刻以表異雖復矢志潔清  
而民不被其澤臣愚以爲矯者飾之端也人惟  
無立行中正之真而後有矯然自好之跡人惟  
有塗飾耳目之意而後益甚其堅執自是之私  
而深者刻之用也人惟有立意過峻之患而後  
無寬然之量人惟無和平持世之恩而後益甚  
其綜核之意此卽日彙四知之畏祇遂其邀名  
表異之心時誦三百之塵無裨於郡國地方之  
事也苟能仰體

皇上訓諭臣工至意廉也而勿傷於矯公也而勿辨  
於苛能明也而無用其小察能斷也而無失其  
慈祥敬以先之勤以赴之誠以實之如是則吏  
治振矣至於風俗者民之所自爲而非民之所  
能自爲也爲之自下者其勢難爲之自上者其  
勢易勤思於所難而觀成莫必轉移於所易而  
立法無多我  
國家教化四洽入於民心也久矣風行俗美宜無  
如此日矣

制策又諄諄於孝弟廉隅欲人共勉爲忠厚長者之



道而恥爲非僻浮薄之行臣愚以爲風俗之成

也成於立教立教之善也善於董率之官官以

司教權也非有明敏者以作之先民何知焉官

以明義理也非有愷悌者以生其感民又何知

焉聽其或淳而或漓或厚而或偷風俗所徵人

心繫之豈偶然哉誠使率之於力田孝弟之中

被之以歌誦詩書之澤與之講明其大義而優

游其服習其淳厚者有率教之樂其囂凌者有

不率之懼將見夫人心旣正廉恥攸生禮義耕

桑可家喻也可戶曉也寧猶有非僻浮薄之爲

以貽慚於俯仰而自外於太平之世乎如是則

風俗淳矣至於刑獄者所以治奸民而安良民

治世所必有而盛世所不必無也乃往往司刑

之官負其察察之才而行其羅織之術以得情

而喜以失情爲憂則刑獄不可問矣一二慈惠

之長不忍之心動於隱微而失輕有罰不得不

避失出有叅不得不畏則刑獄又不可問矣我

皇上仁恩下逮及於陬溲德澤旁敷至於草木寬宥

之

王言屢下矣減等慎刑之



康熙政考  
上諭屢頒矣法司奏讞而甦生者不可數計邇年以  
來囹圄空虛羣黎百姓各率其含哺鼓腹之恒  
共遊於化日光天之下太和在宇宙間而刑措  
之風邁絕千古矣

制策又諄諄於聽獄之吏恣意濫刑無辜罹罪與夫  
飾辭周內輕重失平也此

皇上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之盛德而仁民愛物詳盡  
曲當之盛心也臣愚以爲今日之民生亦大幸  
矣今日之明允亦孔多矣其欲悉聰明致忠愛  
以仰副

聖天子好生之德一在嚴於律也嚴於律則民重犯  
法民重犯法而獄日以少一在寬於例也寬於  
例則吏難深文吏難深文而刑且日以平如是  
則刑罰清矣凡此皆治天下之務也總之民生  
吏治政刑禮樂在

皇上主治之一心而已

皇上之心以丕冒乎天下也東南至於海外西北暨  
於塞漠矣以鼓舞乎天下也山嶽爲之守土河  
伯爲之效靈矣以休養乎天下也蠲免之澤頻  
霑宥罪之仁屢溥矣從此經緯天地裁成萬物



身照發才禾  
夏  
頌有道者卜金湯於永固祝罄宜者瞻玉燭於  
長調吏道純民生厚刑罰中禮樂興邁唐虞三  
代之隆軌軼駕百王豈不盛也哉臣草茅新進  
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錢名世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治也天之生萬物也以  
仁帝王之育萬民也亦以仁本豈弟惻怛之心  
行寬慈惠和之政恩膏德澤浸漬浹洽於斯民  
山陬海隅物靡不得其所化成於久道俗洽於

重熙聖人之仁與天同而參贊位育之功天有  
不得不讓美於聖人者而聖人之心猶未已也  
必使承流宣化之人無一不歸於寬大而仁乃  
涵濡於政教必使飲和食德之衆無一不臻於  
淳厚而仁乃貫徹於隱微必使詰奸禁暴之指  
無一不出於慈祥而仁乃流通於禁網蓋天之  
於萬物也春溫秋肅四序迭乘而太和元氣常  
動盪於風雨露雷之中是以天行至健而大生  
之仁無已時也聖人之於萬民也仁漸義摩三  
德爰用而休養生息常周詳於政令法制之內



是以帝治邳隆而好生之仁無已時也德業盛  
而功效全吏無煩苛民無浮薄法無刻深寰宇  
乂安烝庶樂業唐虞風動之休快邁於今日矣  
欽惟

皇帝陛下

兼三立極

歛五宅中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盛德

聰明睿智神武大告成功

倬雲漢於九天煥日珥星鉤之彩

彙車書於八表奏河清海宴之休

問俗省方蠲租賜復黎民比屋而可封

崇儒重道獎善旌能多士翹車而並進固已德澤

恩普仁滂施厚四海以內被潤澤而大豐美六

合以外聞盛德而皆徠臣已乃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以官方猶未盡飭習俗猶未盡淳訟獄猶未

衰止爲咨欲臣等效芻蕘之一得臣伏處田間

致慨於有司之奉行不力也久矣敢不承

清問而直陳無隱乎伏讀



制策有曰治有大體貴在適中若或矯飾以邀名深  
刻以表異雖復矢志潔清而民不被其澤大哉  
王言萬世官方吏治之標準也蓋天下當極治之時  
不患有貪吏之爲民害而或慮廉吏之轉爲民  
擾簞簞不飾者無以自容於

聖世故懲貪吏之汚也易名節稍勵者有以表見於  
明時故化廉吏之矯也難不知人臣之報國宜矢乎  
公忠大吏之居官務存其體要貪者之爲民害  
也顯而易見防檢稍裂斥責隨之廉者之爲民  
擾也隱而難知每有清名方立潔操素著自以

爲一塵不染干仞壁立而意或出於沽名迹頗  
近於作僞上之無補於公家之事而下之又往  
往失士庶之心夫違道以干譽不可也矯廉而  
駭俗愈不可也倘有意於吹求而以綜核試刑  
名之學大不可也卽無心於刻薄而以詭激傷  
忠厚之風亦不可也小吏而不識大體則必滋  
一州一邑之弊大吏而不識大體則將有人心  
世道之虞欲抑豪強而奸民多告訐矣欲飭守  
令而黠胥恣挾制矣欲絕餽遺而飲食細故生  
罪愆矣欲杜侵牟而案牘故紙構釁端矣不知



爲治貴乎適中而偏與矯胥失之以我  
皇上之聖明激揚彰瘴罔不曲當羣臣百工不自檢  
者鮮矣而

訓旨諄詳惟慮元元不蒙休養之福則有司奉行不  
力之過也誠使承流宣化之人無一不歸於寬  
大則吏無煩苛而我

皇上如天之仁益涵濡於政教矣伏讀

制策有曰閭閻之風俗世道之淳漓繫焉風俗厚則  
仁讓之教興風俗偷則囂凌之氣熾大哉

王言萬世民情土俗之標準也夫五方之人稟氣各

殊習尚亦異爲上者豈能一一而轉移之也哉

在得其人以倡導之耳無以爲之倡則或相沿

於浮僞或漸卽於悖淫或積徇於奢靡或爭趨

於凌競有以爲之倡則浮僞者亟返樸誠悖淫

者恪遵彝訓奢靡者盡敦儉約凌競者共效謙

和上作下應還至一而止效者也而爲之倡者

大畧有三師儒之官董其教事型仁講讓俾人

知禮義之不可不循則本正而未治矣郡邑之

長嚴其條約懸書讀法俾民知憲度之不可不

守則形端而表直矣鄉里之薦紳司其勸誡稱



先明古俾民耳目有所漸染手足有所步趨則  
模楷垂而率循謹矣顧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嚮道家敦孝弟戶勵廉隅相率以君子長者  
爲歸而恥爲邪慝不肖之行要必師儒化之郡  
邑束之而後薦紳矜式之我

皇上作君作師兼施教養鼓舞激勸之道提撕警覺  
之方至矣極矣而革薄從忠尙不能無煩

聖慮則又有司奉行不力之過也誠使飲和食德之  
衆無一不臻於淳厚則民無浮薄而我

皇上如天之仁益貫徹於隱微矣伏讀

制策有曰刑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奸安全良  
善欲聽獄之吏體

朝廷好生之心悉歸平允以漸臻於刑措大哉

王言萬世明刑弼教之標準也夫刑罰世輕世重當  
太平之世正刑罰宜輕之時

皇上於律例一書增減科條歸於盡善而凡法司奏  
讞必詳酌再三求其可生之理好生之德洽於  
民心而有司奉行不力至有飾辭周內輕重失  
平恣意濫刑無辜罹罪者此真可深憫也臣以  
爲任刑官者宜仰體



聖天子敬敷五教之心而精求欽恤五刑之意一詞  
之訴必洞照其情僞兩造之具必詳察其幽隱  
成案已立必細推其首尾初終故牘紛如必詳  
核其參差委曲而寧失之輕毋失之重寧失之  
縱而寬毋失之濫而枉以干張爲必可法以羅  
吉爲必當戒然後可爲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而  
上佐

皇上刑期無刑之治矣此所謂詰奸戢暴之指無一  
不出於慈祥法無深刻而我

皇上如天之仁益流通於禁網者也然刑罰之清由  
幾於平允之化乎臣愚以爲治於有刑之後不  
若教於無刑之先若其不得已而制刑則一在  
嚴於律而使小民不得以無法爲奸一在寬於  
例而使巧吏不得以有法爲奸其於臯陶明允  
之治亦庶乎其不遠矣總之吏治清則刑無殘  
刻之患民室寧則俗無澆薄之虞事有相因理  
無二致苟善體此意而行之將百工允釐萬民  
誠若而

國家久安長治道莫踰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

皇帝制曰朕撫御寰區孳孳圖治期臻久道化成之效所以澄敘官方漸摩民俗勤求康阜蕩滌煩苛者無不單心區畫而猶慮吏治之純雜不齊習俗之澆樸不一民生難盡底於盈寧庶獄難盡歸於平允四十餘年以來宵衣旰食未嘗一日釋諸懷也夫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操履不飭則行檢俱隳其或市名立異自以綜核爲能則民益滋累茲欲使大吏以及有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俾小民安食息之常而無獄市之擾宜何道之從歟沃



土民逸瘠土民勞閭閻之恒情也爲長吏者非時  
申教誠則無以警偷惰而息奢靡今欲轉移習俗  
效豳風之勤而各修其業法唐風之儉而克中於  
禮將何以倡率之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故雖水旱偶侵其民恒足自給  
今者蠲賑屢頒而民間委積或寡豈其習於華侈  
而不知樽節歟抑有司視爲具文而不知所以勸  
導之也茲欲比屋蓄儲而豐歉有備何施而可至  
於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朕於小  
大之獄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務委曲以求其  
生乃四方奏讞或未協中而聽獄之吏至有恣用  
酷刑濫傷民命者何其慘而不德也斥殘刻而進  
慈良俾獄無冤民而治幾刑措必有道以處此大  
抵吏尚廉平則刑無憚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蓋藏  
表帥董勸責在司牧爾多士講明於吏治民生者  
素矣其悉意以對朕將親覽焉

臣王雲錦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御宇而垂統萬年也必  
有法天不息之學而後能治未治未安之天下  
故吏治之必飭民生之必恤常經營措置於數



康輿政成科  
十年之先亦必有與天合一之德而後能治既  
治既安之天下故吏治已飭而益期其飭民生  
已恤而益深其恤尤涵濡休養於數十年之後  
夫然故所以澄敘官方者必使之悉協於廉平  
而後已也所以漸摩民俗者必使之盡歸於淳  
樸而後已也以求康阜卽至於無一民之失所  
而此心猶不勝殷然也以滌煩苛卽至於無一  
夫之弗獲而此心猶不勝惻然也惟一人之心  
與天同其默運故一代之治與天同其化成度  
績之所以咸熙民風之所以丕變積儲裕而民  
食無匱乏之憂刑獄清而民命有生全之樂無  
一非王者之精神所與爲維持而鞏固者馴至  
休徵畢集天命用凝而丕基由之永奠享國於  
以久長唐虞三代之隆其道未有不積諸此也  
欽惟

皇帝陛下

經綸萬有

綱紀三才

調玉燭以乘時清晏呈祥八表陽和普被  
握璇璣而撫運平成介福九天湛露弘敷



生而知安而行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廣運立古今  
之極

乾則健坤則順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中和操參贊  
之權

丹綸布而命官咨岳籲俊兼賢務俾人人樂効其  
長而勤光華者千八百國

翠輦臨而發粟蠲租寬刑赦罪必使物物各得其  
所而被潤澤者億萬斯年

治已登於三古禮樂旣興兵刑旣措猶復以旰而  
食宵而衣保泰持盈維鴻圖於有永

慮常周乎四方時雍以奏風動以臻更期以老者  
安少者懷誠民阜物迓景命於無疆益治期益  
治之念無間於累洽重熙而

聖不自聖之誠彌切於疇咨博採乃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以吏治之未盡純習俗之未盡變與夫  
民生之務底於盈寧庶獄之務歸於平允臣生  
逢明盛拜獻有懷竊願效其一得之愚也久矣

今煌煌

清問實式臨之敢不直抒所見以敬陳無隱乎伏讀  
制策曰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操履不飭則行檢俱



廉其或市名立異自以綜核爲能則民益滋累  
大哉

王言萬世居官泄民之軌範也夫吏不廉則恣貪殘  
以爲利而無以彰節儉正直之風吏不平則逞  
擊斷以爲能而無以錫豈弟慈祥之福貪殘者  
顯行其剝削而恒欲朘民以自肥固非爲民司  
牧之義也擊斷者隱行其刻覈而借以驚愚而  
動衆亦非與民休息之仁也古之良吏有克砥  
介介之節者矣蓋廉則其心清而苞苴之私必  
却其職慎而簠簋之飭必嚴暮夜之所以不欺

也有不務赫赫之名者矣蓋平則其行和而矯  
僞之術不作其政公而偏執之弊不生獄市之  
所以無擾也誠使今之大吏以及有司無一人  
不仰體我

皇上澄敘官方之至意而相與清白以持身和平以  
御下則百姓無不蒙其福而國家亦樂與受其  
成奚啻龔黃卓魯之績稱美漢世也哉伏讀

制策又曰沃土民逸瘠土民勞爲長吏者非時申教  
誠則無以警偷惰而息奢靡大哉

王言萬世民風土俗之標準也夫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非上之人有以董之則有媮衣美食而積爲  
惰游者矣民德在儉儉則可久非上之人有以  
率之則有后服帝飾而冒上無等者矣彼夫七  
月之勤也農桑交儆而無非豫爲衣食之謀非  
王化之本乎今之教民者苟俾之效其勤以各  
修其業則自無沃土思淫之咎蟋蟀之儉也歲  
晚務閒而已有好樂無荒之懼非聖澤之遠乎  
今之教民者苟俾之法其儉而克中乎禮則自  
有瘠土向善之休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則欲教民節儉以  
克副我

皇上漸摩民俗之至意非良有司之責而誰責歟伏  
讀

制策又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今蠲賑屢頒而民間  
委積或寡洵若是是誠足煩

聖慮也夫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進制國用則雖有水旱而民不饑今者州縣之  
積穀蓋儆常平之遺法然其行之旣久也出陳  
易新之際官或肆其侵漁動支散給之時吏得  
緣而中飽則莫若以儲諸民者還爲民用而豐



康熙丙辰序  
三  
款庶有備也臣愚以爲宋儒朱熹社倉之法今  
可畧如其制而俾民之富厚老成者司其出納  
其散之也無抑配之擾其歛之也無取盈之弊  
而良有司復躬爲勸導俾民無習於華侈而務  
爲撙節之有方歛藏之克裕則庶幾比屋蓄儲  
而大慰我

皇上勤求康阜之至意矣伏讀

制策又曰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乃四方  
奏讞或未協中而聽獄之吏至有恣用酷刑濫  
傷民命者此誠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積乎中而溢乎外者也夫刑者  
礪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悉其聰明  
以察之則必無奏讞失中之獄致其忠愛以恤  
之則可無濫傷民命之寃乃今之爲吏者上畏  
奏卻則多銀鍊以文致其詞恐蹈失出則或周  
內以麗人於法獨不念人命至重奈何不委曲  
以求其生而胥戕以逞乎誠以干張爲必可師  
以羅吉爲不可法庶幾惟平惟允有以仰佐刑  
期無刑之治而我

皇上蕩滌煩苛之至意亦於是乎垂休百禩矣凡若



此者事有相因道無二致蓋吏尚廉平則刑無  
僭虐民知勤儉則家有蓋藏而要之我

皇上一天也天以陽舒陰慘者運於上而春生夏長  
不以庶物之繁而斲其澤

聖以天工人代者運於下而察吏安民不以治功既  
成而倦其施則以法天不息之學爲與天合一  
之德由是百職修而於變之俗媿美中天三農  
慶而咸中之化同符周室我

國家萬億年之休永永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  
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呂葆中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措天下於治安  
者非難使天下常保其治安之爲難何則蓋措  
天下於治安者存乎政使天下常保其治安者  
存乎心心也者帝王所以神明萬化之本也故  
帝王仁天下之政有可得而舉而所以仁天下  
之心常不可得而窺六府之未修歟三事之未  
和歟百工之未熙而庶績之未凝歟則帝王固  
必有政焉以圖之乃若海寓之黎庶已快睹於



生聚教訓之全內外之臣工亦庶幾於大法小  
廉之治而帝王之心猶若有所不釋然者必仁  
漸義摩而後可爲王道之純功必刑措時雍而  
後乃爲中和之極致則其所以持盈保泰之心  
常無窮矣蓋帝王之於民也如父母焉爲人子  
者雖克自成立而猶不忘鞠育顧復之勞其於  
臣也如師保焉爲弟子者雖奉法循謹而猶不  
廢提撕警覺之意所謂其政有盡其心無窮率  
是心也天下之治安雖萬億年長如一日可也  
欽惟

皇帝陛下

神錫九疇

心傳二典

世盛而金壺時滿

化隆而玉燭常調

乾元合德乎坤元人稱父母

治統兼崇乎道統天作君師

賜復蠲租重農貴粟修工虞水土之政而引恬引

養康衢多擊壤之嬉

臨雍講藝升俊求賢盛文章黼黻之觀而興讓興



仁阿閣有巢鸞之瑞固已成五而登三體信而  
達順矣而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於

廷而詢以治安之長策臣幸生太平之時當敷奏  
之始其何敢不殫心竭慮以對揚

天子之不顯休命乎臣聞之天下之出治者君也受  
治者民也而輔治者臣也故君所欲致之於民  
而非臣則無由以敷其澤民所欲望之於君而  
非臣或且有以屯其膏然則民生吏治爲政之  
大端而吏治者又民生之區要矣故漢嚴守令  
而多循良之稱宋重監司而無一路之哭其所  
責成洵非輕也伏讀

制策有曰作吏之道在潔已愛民欲使大吏以及有  
司咸清白持身和平御下此固制治清濁之源  
也昔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  
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則廉固爲吏之大本  
矣然廉以持已可也廉以傲物不可也廉以利  
人可也廉以傷衆不可也且已廉而繩人之貪  
可也已廉而忌人之廉尤不可也而無如人生  
秉性不同其操術斯異託質和平者每有納汙



藏垢之嫌矜情耿介者恒多亢戾紛更之患然則周官六計而必以廉善爲首稱者其意蓋可識矣故爲大吏者固不在乎以擊斷爲能而貴其羔羊素絲之風能持衡以養和平之福爲有司者亦不在乎以矯激爲尚而貴其懸魚瘞鹿之操能循謹以達豈弟之休况法制修明之時其貪墨敗羣者固無所容於

光天化日之下惟夫矜名立異以綜核爲能雖其皦皦之行察察之明或不無可取者而終不能如益公之清靜曹參之畫一則亦非雍雍師師之

盛軌也虞廷之吁咈得無當在於是耶伏讀

制策有曰沃土民逸瘠土民勞爲長吏者非時申教誠無以警偷惰而息奢靡此固移風易俗之本也夫民習於窳惰則無以開衣食之源而財匱財旣匱而窳惰之情已成更有不可安者矣民習於奢侈則無以節財賄之流而用竭用旣竭而奢侈之習難變更有不可繼者矣此民生之所以多僻而訟獄之煩多奸宄之不息未或不由此者也然則如何而能使之思豳風之勤勞念唐魏之節儉臣則以爲是當制之以禮而古



之爲禮者垂綏五寸有惰遊之罰焉倡優后飾  
有僭踰之禁焉蓋禮定則民各安其本業而治  
遊之子自無所託足於其際抑禮明則民各安  
其制度而豪華之習自無可施設於其間此未  
嘗督之以勤而民自不得不相率而爲勤未嘗  
裁之以儉而民自不得不相從而爲儉不惟防  
民之情僞而保富之道卽在焉况

天子以恭儉率天下而家室豐亨人民安樂爲長吏  
者其可不體此意以爲教民成俗之本乎伏讀  
制策有曰積儲者天下之大命蠲賑屢頒而民間委

積或寡茲欲比屋蓄積而豐歉有備又有以見

皇上仁恩汪濊欲民之生全而計其久遠者如此矣

夫古者冢宰制國用而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此  
特從其在官者言之也而民間之自爲積貯者  
不與焉故李愷創平糴之法壽昌制常平之規  
亦皆彷彿乎斯意然鎖鑰稟於官司或有考成  
之累出納由於胥吏不無侵剋之虞創法雖良  
積久生弊惟宋儒朱熹社倉之法則欲使社各  
爲倉聽民之自爲勸率而官無所預蓋此卽周  
官任卹之意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康熙丙戌科  
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闕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則社倉之制固可與常平相關通而保甲之法又當與社倉相表裏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有試行於一方而旋可表率於天下者乎伏讀制策有曰刑以弼教古聖王不得已而用於小大之獄必平必慎每念民命至重務委曲生全臣又以見

聖人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刑期無刑之盛心焉夫罪疑惟輕史臣之所以頌其君也青災肆赦帝舜之所以命其臣也故蕭何之無害定國之不寃而陳咸亦云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此豈非皆矜恤之意乎夫古者畫衣冠而民不犯刻木爲吏而議不對必旣麗於法而後求其生何如其不麗於法也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

皇上委曲生全之心非欲秉德禮爲風動以臻無刑之化者乎而深文酷急之吏固無所容其間矣凡是數者臣獨以爲



皇上久道化成風俗漸淳民生日遂不必有所紛擾  
更張於其際惟慎擇長吏之賢而長保其治安  
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則仁心之無窮者  
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臣賈國維

臣對臣聞帝王之膺圖受籙而垂裕萬年也必  
有蘊諸一心者以立剛健中正之體而後宰治  
爲有原必有推乎天下者以大財成輔相之功  
而後運世爲有本蓋剛健中正乾德也乾德式

昭而亮天之工幹天之運廣天之仁代天之罰  
是之謂天德焉財成輔相泰道也泰道成亨而  
以別官方以正習俗以阜民生以慎庶獄是之  
謂王道焉惟王道本於天德故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無念不體健行無事不法乾運  
其智慮直窺乎於穆之原將以之宰治而剛柔  
於焉合德以之運世而生肅於焉協中由是百  
工熙而習俗醇習俗醇而民財厚而戶有盈寧  
之慶刑無僭虐之風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  
路禮樂刑政皆其具也聖王建極於上操天下



之吏治民生於淵微靜默之中俾元良有慶而  
百度維貞海甸乂安嘉祥游至雖不下堂階而  
郅治婉於唐虞三代者未有不由此也欽惟

皇帝陛下

泰運維新

乾綱獨握

武烈大聲靈之盛合南琛西賚以歸懷

文謨紹精一之傳萃右史左圖而作聖

如高明無不覆如博厚無不載深仁渥澤尚儆民

事於咨雨咨寒

邁堯舜而為帝邁湯武而為王偉烈豐功猶稟鑿

觀於日明日日

建官以稷契夔龍而鳳翽朝陽鴻飛大陸賡歌喜

起羣工皆脩翼為明聽之司

蠲賦盈百千萬億而人熙化日世躋春臺擊籥吹

幽四海共上山阜岡陵之祝固已覆幬之中被

潤澤而大豐美寰海之內協風雨而頌清寧矣

乃今且進多士於

廷而詢以利治之純雜習俗之澆樸與夫積貯刑

獄諸大政此誠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者也臣弁



鄙無文何足仰承

清問然當對揚之始

天子且發策而賜以親覽顧敢依違隱諱以負幼學  
壯行之素志乎夫致治之道莫重於民生而安  
民之要莫先於吏治吏者實所以宣上德達下  
情而爲民生利弊所繫也我

皇上留心吏治澄別官方凡選用大僚以及州縣親  
民之官皆不時引見宜乎師師濟濟維新濯俗  
矣而

制策猶謂操履不飭則行檢俱隳以綜核爲能則民  
益滋累誠哉有窺於吏治之大原也夫操行不  
潔則愛百姓之心不如其愛身家矯飾過甚則  
愛名節之心適以濟其愛功名甚者苛刻以立  
異而寔佐其經營囊橐之私清白以沽名而又  
成其偏執傲睨之見吏道幾何而不雜耶臣愚  
以爲吏治宜澄而倡率之責實先於大吏以大  
法覈小廉而苞苴之路不得通以公心率衆職  
而苛察之私不得逞督撫却暮夜之金而州縣  
自高廉節之德宰臣持公恕之論而下僚自懲  
擊斷之風如是則吏治之源以清而公正之士



樂於自見則循良輩出庶乎有日矣若夫民風者王化所由成也教養者民風所由正也古盛王之民負耒耜則爲農習詩書則爲士其時風氣素樸各守土物惟愛之訓而州長黨正時時屬民而讀法焉故民皆優游漸漬安於爲善而不自知迨其後士與農分而習耰鋤者不知有教化之澤課桑土者不知有學校之官而風俗人心不可問矣况轉移化居之事足以奪菽帛之利而偷惰漸生纂組錦繡之文足以耗蠶織之原而奢靡漸起偷惰生則饑之本也奢靡起則貧之漸也饑貧並至而能無爲非者鮮矣我

皇上制策念夫沃土民逸瘠土民勞誠轉移化機之盛心也而臣竊以爲其事莫重於教養之術欲民之不惰法宜重耕桑以勸之欲民之不奢法宜崇廉儉以風之課以邠風七月之什而民知衣食之維艱示以唐風儉陋之思而民知淫佚之失職何患乎狃於積習而俗不長厚也哉至於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合三十年之通其勢可以足國用而脩饑饉



雖未嘗不曠而以不瘠告未嘗不潦而以不害  
聞其積貯之法可不預籌於平日哉我

皇上捐租賑貸歲無虛日而又設立常平諸法以備  
水旱制誠周且悉矣臣愚以爲多寡無稽則州  
縣得侵那以脩急用查盤不實則上官得需索  
以徇私情借出陳入新之名而官吏因緣以爲  
奸托減價出糶之說而牙僧低昂以剝民故稽  
其數則倉有餘粟一旦水旱見告而民多鮮飽  
矣按其籍則邑有餘藏一旦守令去官而廩無  
遺粒矣此皆

制策所云有司視爲具文而不講於奉行之術也臣  
竊謂儲蓄之法預於平日則積穀爲宜酌於臨  
時則平糶爲上而其要在責筦鑰之人嚴虧空  
之禁重查盤之法以虧空之罪並責府道則府  
道不肯捨已以徇人以查盤之虛並罰監司則  
監司亦不敢棄公而庇私如是則存於倉者有  
實數而吏無中飽之憂發於民者有實惠而粟  
無虛冒之患其於常平遺意庶幾得之矣至若  
刑罰所以齊民而非所威民也第行以深刻之  
心無往而非矯虔之具行以平恕之意無往而



非仁惠之師况小民非甚無良待以忠厚長者之道而民亦將以忠厚長者自待古聖王在上而致天下於刑措之風者由此道也我皇上如天好生每遇重獄必委曲全恤比年以來秋審停刑雖堯舜之仁何以加茲而

制策猶謂四方奏讞未盡協中聽獄之吏恣用酷刑何其痛念斯民也夫擊搏之吏以刻爲能必任法以行其意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必借法以濟其奸由是意所欲入則以鍛鍊周內而成矣意所欲出則以因緣倖會而免矣用刑如此何以

民風之厚而民風之厚由吏治之純蓋庶績咸熙則於變之俗成協中之化奏登三成五治駕唐虞協氣旁流休徵畢集億萬載無疆曆服與天同其悠久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p> </p>	<p> </p>
----------	----------



